

唐代文學

論叢

總第五輯

陝西人民出版社

唐代文學

論 叢

總第五輯

中国唐代文学学会 主办
西北大学中文系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963844

《唐代文学》论丛编辑委员会

主 编：萧涤非

副主编：程千帆 胡国瑞 霍松林 安 旗

编 委：（以姓氏笔画为序）

王运熙 安 旗 刘善继 胡国瑞

高海夫 萧涤非 程千帆 傅璇琮

景生泽 詹 锓 廖仲安 霍松林

唐 代 文 学 论 丛

总 第 五 辑

主办：中国唐代文学学会 西北大学中文系
编辑：唐代文学论丛编辑部（西安西北大学中文系唐代文学研究室）
出版：陕西人民出版社（西安北大街131号）
印刷：国营五二三厂 发行：陕西省新华书店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9.75 插页 2 字数 216,000
1984年4月第1版 198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—5,300

统一书号：10094·481 定价：1.25元



绝代有佳人

周昌谷

DE49/52

(总) 第五辑 目 录

作家作品 研 究	1—6	李白的梦境仙境和诗境	金性尧
	7—24	唐人论杜述评	许 总
	25—39	略论李白出蜀前所作诗歌及遇赦后的短期行踪	郑 文
	40—46	柳宗元及其诗文 ——《柳宗元诗文选注》前言	吴 钢
	47—58	李白非仙论	张啸虎
	59—68	《长恨歌》是以美为刺的劝君歌	龚世荣
	69—86	罗隐诗歌的现实主义	雍文华
	87—95	论王维的文赋创作	陶文鹏
	96—102	李华和他的《吊古战场文》	俞纪东
名篇赏析	103—109	读杜甫七绝《江南逢李龟年》	李国瑜
	110—116	王维《班婕妤》三首赏析	尹占华
	117—124	以虚拟实 喜中有悲 ——读《早发白帝城》	陈 钧 宣啸东
	125—130	沉雄意深 ——读杜甫《同诸公登慈恩寺塔》	何晓毅

唐诗声律 研究	131—154	唐诗与音乐	武复兴
	155—166	浅谈《秦州杂诗》二十首的格律特点	毛 庆
风格流派	167—182	诗变于盛衰之际 ——论大历十才子的诗风及其形成	葛晓音
唐人小说 研究	183—187	沈亚之及其《秦梦记》	程毅中
	188—195	唐传奇行卷说质疑	袁维国
	196—209	唐人爱情悲剧小说初探	费秉勋
考证诠释	210—218	刘长卿生年辨证 ——兼考其贬睦州之年	张君宝
	219—229	杜牧诗辨伪	胡可先
	230—237	独孤及《送刘少府序》的写作年代	刘 乾
	238—246	李白留故里诗析疑	丁稚鸿
	247—254	十三院校协编教材注释唐诗献疑	杨 军
	255—256	“峰州”考	王永昌
札记随笔	257—261	读李白诗札记两则	房日晰
	262—265	读皎然《赠包中丞书》札记	赵昌平
知识掌故	266—284	唐代诗歌的流传	范之麟
译 文	285	《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》日译本序	程千帆
	286—295	评程千帆著《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》	(日)村上哲见 著王长发译
百家争鸣	296—298	李白诗“日照香炉生紫烟”新解质疑	朱金城
	299—301	也说“江枫”	魏耕原

作家传略	302—305	杜审言小传	王雄夫
	306—308	张九龄小传	崔文恒
补 白	154	唐诗讨论会赋诗	霍松林
插 图		绝代有佳人	周昌谷

金
性
尧

李白的梦境 仙境和诗境

李白的梦游天姥的“梦”可以有三种理解：（一）根本没有做过这个梦，全是虚拟、假托；

（二）凡是诗中描写的梦境，都是他在梦中所经历的；（三）他在朦胧间曾经看到天姥的一丘半壑，忽然被一阵巨响惊醒，便以此为契机，重新构思，写成此篇，也即事出有因，如同曹雪芹笔下的太虚幻境，自必有其原

型。我认为应当以第三说为是。对于李白那样的诗人，那种“别有天地非人间”的梦境，也确实是表现他艺术魅力的好题材。沈德潜在《唐诗别裁集》中说：“诗境虽奇，脉理极细”。这话也体现了沈氏的欣赏能力。又如李白未曾到过剑阁，可是他在《蜀道难》中写的西望太白，曲绕青泥，经栈道，逾剑阁而前往锦城的途程，却是历历分明。我们不是也可以看作李白在画梦么？李白果然有他的绝技的。

梦境、仙境和诗境，原是一线相承。梦本来是对现实生活的暂时中止，却又是一种补偿。在现实生活里被抑制的愿望，可能会在梦境中实现。人们如果真想看到神仙，就只能寄期望于梦中。任何梦境，总是饱含感情，或多或少有美学上的意义，通过诗人的采笔，就织成了一幅幅富有色泽的彩毯。当我们先读到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的上半首时候，只觉得是一首杰出的山水诗，是李白留下的中年时的东南展痕。可是，读到下半首时，可怕的雷电出现了，山岳崩裂了，天空的石门轟然敞开了，众仙纷纷而下，怪物接踵而至，老虎在鼓瑟，凤凰在驱

车。诗人魂悸魄动，梦也醒了，然而，正在醒着的读者却被他唤进了梦境，神游于仙境。所谓浮生若梦，对于诗人来说，岂非就是梦若浮生？正象刘熙载在《艺概》中所说：“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，又尚论古之人。神仙犹古之人耳。故知太白诗好言神仙，只是将神仙当贤友，初非鄙薄当世也”。这话说得很巧妙，也很有意思，只是他对当世还是鄙薄的。

李白是一个易于冲动，在政治上和文学上的表现欲望都非常强烈的人。从他的某些诗文看，毋宁说，他是一个很热衷的人。象《与韩荆州书》等，如果出于别的文人之手，也不足深怪，出于李白，便不免令人惊讶。他的依附永王不能说全是被迫，他的《永王东巡歌十一首》，也确实写得很好，如“诸侯不救河南地，更喜贤王远道来”，“初从云梦开朱邸，更取金陵作小山”等句，说明他对永王原是有感情的。元人范德机（范梈）对《天姥吟》末尾的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，使我不得开心颜”二语评云：“结语评衍，亦文势当如此。”（见王琦注本）我倒觉得是对的，正象岑参的《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》，最末的“势将挂冠去，觉道资无穷”二语，也是失于“平衍”，大可删削。

李白固然有他高傲的一面，但也有他庸俗的一面。他在《流夜郎闻酺不预》中说：“汉酺闻奏钧天乐，愿得风吹到夜郎”，也足见其心存魏阙之切；在《放后遇恩不沾》中，他又写道：“何时入宣室，更问洛阳才”，如果真的能入“宣室”，又怎样能不和权贵接近？

但李白还是可爱的，他的冲动是强烈而真诚的。我们很难希望古代的士大夫一点不虚伪，只要他们能够更多地向我们开放内心世界，对我们就是一种愉快。仙境正是病态社会的产物。

诗人越是把仙境写得亲切逼真，越能反映出自己对现实生活的失望。梦境中的一丘半壑，也即他的自我意识膨胀的酵母。同时，他的高度的智慧，他的语言艺术，他的那种“大风起兮云飞扬”的喷薄的想象力，以及象大鹏的双翅似的横扫一切的才气，也在他的梦境与仙境中充分体现出来。龚自珍在《最录李白集》中曾说：“庄、屈实二，不可以并，并之以为心，自白始。儒、仙、侠实三，不可以合，合之以为气，又自白始也”。这固然说得很中肯，但庄、屈二人，对于文学史上一些成就大的诗人，其实都起过不同程度的影响，而象李白那样的诗人，从性格上心理上也就命定地会受到影响。特别是那个聪明的唯心主义者的庄子，李白对他自更有“相啣以湿，相濡以沫”之感。李白如果不爱好庄子，庄子就永无知音了。总而言之，在与李白同一时期的大家中，心理状态如此复杂，幻想如此纷繁，矛盾如此分明，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过李白。

宋人葛立方的《韵语阳秋》卷十一有云：“李太白古风两卷，近七十篇，身欲为神仙者殆十三四。……岂非因贺季真有谪仙之目，而固为是以信其说耶？抑身不用，郁郁不得志而思高举远引耶？”在佛、道二教盛行的唐代，李白的相信神仙是可能的，只是程度上不那么狂热。他的好些作品，都有着宗教感情。李阳冰在《草堂集序》中说，李白曾“就从祖陈留采访大使彦允，请北海高天师授道篆于齐州紫极宫。将东归蓬莱，仍羽人驾丹丘耳”。这说的当是事实，说明李白是相信神仙的。葛立方说，李白的近七十篇古风中“身欲为神仙者殆十三四”，也就是说，这些神仙的故事，已成为他的神经的兴奋中心，刺激他的大脑功能的力量。我们试举几个例：

西上莲花山，迢迢见明星。素手把芙蓉，虚步蹑太清。霓裳曳广带，飘拂升天行。邀我登云台，高揖卫叔卿。

（《古风其十九》）

我欲攀龙见明主，雷公砰訇震天鼓。帝旁投壶多玉女。三时大笑开电光，倏烁晦冥起风雨，阊阖九门不可通。以额叩关阊者怒。

（《梁甫吟》）

巨灵咆哮擘两山，洪波喷流射东海。三峰却立如欲摧，翠崖丹谷高掌开。白帝金精运元气，石作莲花云作台。

（《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》）

忆昨鸣皋梦里还，手弄素月清潭间。觉时枕席非碧山，侧身西望阻秦关。

（《鸣皋歌奉饯从翁清归五崖山居》）

北眺崕嶂奇，倾崖向东摧。洞门闭石扇，地底兴云雷。登高望蓬瀛，想象金银台。天门一长啸，万里清风来。玉女四五人，飘摇下九垓。含笑引素手，遗我流霞杯。

（《游泰山》其一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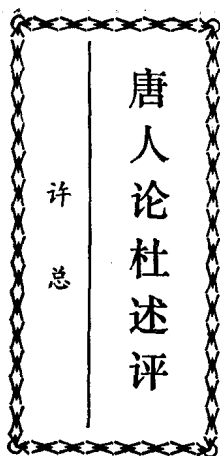
这些形象，和《天姥吟》都是属于同一信号系统，在头脑中经常闪动着，也是积累的美感经验，一旦在某种强烈的冲动下，尤其在喝酒以后，他的大脑兴奋了，幻想集中了，就会用不同的语汇表现出来。原来一些平凡的琐碎的东西，就会感染“仙气”，象宝石那样发射出晶莹的光泽。不但自己得到感情

上的满足，还使读者也从感情上接受他的对话。但是，不管这些形象如何怪诞离奇，说到底，还是真实的化身。是诗人从生活中经过多方面的观察而积累起来的，仙境中的巨石岩泉、亭台楼阁，正是他漫游中的雪泥鸿爪。在每一个不可能中包含着可能；在每一个幻想中包含着理智却又为它让路。不然，诗人描绘的这些形象就无法在他笔下通行无阻了。如同鲁迅在《漫谈“漫画”》中说的：“所以漫画虽有夸张，却还是要诚实”。任何艺术家都离不开大胆的梦想，只是这种大胆的梦想在我们的精神生活中能起什么作用？“燕山雪花大如席”，我们读了，立刻得到一种高昂的快感，并把我们的想象力也鼓动起来了。

李白在写作上述这些诗句的时候，实际已经突破了他对神仙的信仰限度，而是变为表现他的智力和想象力的一种手段，一种积极的心理活动，诗人的感情已经经过了“净化”。对于我们来说，李白是否信仰神仙，是否真的做过这一类的梦，并不是主要的问题，使我们感到兴趣的，却是他的这些创作心理是在什么状态下活动的？和现实生活存在哪些矛盾？李白的宗教感情，在他的诗歌生活和文艺心理上，又是起了些什么作用？对于今天的无神论者，也就有更多的自由可以进行客观的分析与探索。

过去，对文艺心理、大脑功能等这些学术上的问题几乎看作禁区。今天，我们探索时自然要有个分寸，不能走向极端，不能头脚倒立。但在评论李白那样的大家时，总得将他的心理、意志、情欲、智力等等考虑进去。一个完整的李白是不可能离开这些因素的。然而，它们在李白身上又随时在起变化：有时显得积极奋发，有时显得消极颓丧。他以大鹏自居，在某些方

面，我们可以承认。但某些方面，说句不敬的话，实在和斥鷃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分。一颗伟大的脑袋里常常藏着渺小的东西。我们要指出哪些是主要的，哪些是次要的。他相信神仙，但在《古风》之三中，对秦始皇遣方士求仙采药，却采取讽刺态度。无论此诗是否影射玄宗，这只是举一个例子。其他一些复杂的矛盾现象，都值得我们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，从他的心理、意志、情欲、智力上去考察探索，只是笼统地用“精神面貌”之类一两句话表述是不够的。



杜诗普遍为人所重，当在宋代，学人多有此论。然而，唐人对杜诗的评论，仅就流传至今的材料看，其数仍不为少，而其对杜诗的看法与观点的形成，对杜诗各个方面的广泛评说，皆足以渊被后世。对此，学界非但未予足够重视，且有唐人不重杜诗之说。清人沈德潜撰《唐诗别裁集》，以李杜为宗，并自称有别于“唐人选唐诗，多不及李杜”^①。然仅据两《唐书》经籍志、艺文志著录的“唐人选唐诗”

就多达七十余种，而流传至今才十种，可见散佚之多。有目无书的顾陶《唐诗类选》即以李杜为冠，入选大量杜诗；流传至今的韦庄《又玄集》亦选有杜诗。可见沈氏此论仅就清代传世的“唐人选唐诗”而发，颇欠周全。今持此说者，亦同沈氏之病。

两宋以还，杜诗研究资料浩如烟海，其中理论问题亦趋深化。然而，“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”，“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，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。”^②因此，探讨杜诗研究奠基时期的唐人论杜中的几个代表性问题，对于清理杜诗研究的发展线索，进行整个杜诗研究史的研究，当属重要而必要的一环。

一、唐人对杜诗艺术的推崇与总结

杜甫晚年所作《南征》诗云：“百年歌自苦，未见有知音。”诚然，杜诗在当代确有人轻视甚至诽谤的现象，王赞

《玄英先生诗集序》云：“杜甫雄鸣于至德、大历间，而诗人或不尚之。”但这只是唐人对杜诗态度的一个方面。即从王赞为杜诗遭遇的不平之鸣，已可窥见唐人对杜诗态度的另一方面。检阅有关材料，有唐一代，无论杜甫的前辈、同辈、后辈之中，均有对杜诗推崇备至者。

杜氏自七岁属辞，少时即迥异寻常，才高气盛，脱略时辈，清狂放荡，下笔如神。当代名公硕学，亦对其赞誉不已，这从杜氏后来在《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》、《壮游》等诗中忆及此段历史时所述“李邕求识面，王翰愿卜邻”、“往昔十四五，出游翰墨场，斯文崔魏徒，以我似班扬……脱略小时辈，结交皆老苍”可见一斑。李邕、王翰、崔尚、魏启心都是当时著名诗文家，在文坛享有很高声誉。就连位居左丞的韦济也对杜氏相当赞赏，“每于百僚上，猥诵佳句新”。如果说，这些都是从杜诗中见出，而李邕等人均无直接称赞杜甫的诗文流传下来，因此缺少证明这些情节的第一手资料，那么，再看一代人主并精于文学的唐玄宗因见杜甫所献诗赋而大为惊奇，召试文章，授京兆府兵曹参军^①，使杜氏踏上仕宦的初途，成为其人生一大转折，则是确凿的历史事实。

杜氏在漫游齐赵与十年长安时期，几乎和当时著名诗人都有交往，并与之唱和。然而，在众多的盛唐诗星如李白、王维、岑参、高适、贾至、严武等人集中，对杜诗直接评价之词却鲜见存留，殊为缺憾。今日可见的与杜同时人直接称颂杜诗的，却有三位不甚知名者的诗篇幸以流传。

韦迢《潭州留别杜员外院长》：

江畔长沙驿，相逢缆客船。大名诗独步，小郡海西

偏。地湿愁飞鹧，天炎畏跼鸢。去留俱失意，把臂共潸然。

郭受《杜员外兄垂示诗因作此寄上》：

新诗海内流传遍，旧德朝中属望劳。郡邑地卑饶暑雨，江湖天阔足风涛。松醪酒熟傍看醉，莲叶舟轻自学操。春兴不知凡几首，衡阳纸价顿能高。

任华《杂言寄杜拾遗》：

任生与君别来已多时，何曾一日不相思。杜拾遗，知不知，昨日有人诵得数篇黄绢词，吾怪异奇特借问，果然称是杜二之所为。势攫虎豹，气腾蛟螭，沧海无风似鼓荡，华岳平地欲奔驰。曹刘俯仰惭大敌，沈谢逡巡称小儿。

三诗不仅撷发了对杜甫“旧德朝中属望劳”、“何曾一日不相思”的崇敬、亲挚之情，且对“海内流传遍”的杜诗给予“大名诗独步”的高度评价。虽仅见此三例，然吉光片羽，弥足珍贵，代表了杜甫同时人对杜诗看法的一个重要方面，也为后世研究唐人论杜提供了最早的第一手资料。如果说，韦迢、郭受对杜诗作了极度的推崇，那么，任华则更注意到对杜诗艺术的概括与总结，因此，任诗更值得重视。“势攫虎豹，气腾蛟螭，沧海无波似鼓荡，华岳平地欲奔驰”，正是“鲸鱼掣海”的杜诗气势的形象描绘；“曹刘俯仰惭大敌，沈谢逡巡称小儿”，与杜甫自负“气劘屈贾垒，目短曹刘墙”之旨亦相契合。可见，任氏实为杜氏之知音。然对任诗之真伪，论家却曾异议，清人仇兆鳌云：“玩此诗起段，似杜旧友，又似杜乍交。当时少陵诗名，推重海内，此篇颇傲睨放恣，几乎呼大将如小儿矣。考唐诗纪中，止载华两首，一寄太白，一寄少陵，何独拣此二大名公相赠耶？又篇中语带俚俗，格调不见高雅，俱属

可疑。”④细察此论，颇多臆测，难以为据。今查《唐摭言》、《文苑英华》均录有任华作品，《唐诗纪事》更有高适赠任华诗，可见当时确有其人。而任华赠杜此篇，见于唐人韦庄所编《又玄集》，时代不违，当属可信。

诚然，即如上述，杜诗在当时所受推崇仍非普遍，一些赞颂之词亦未能对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进行较为深入地考察，而其在诗坛地位的真正确立，则是“寂寞身后事”了。杜甫逝世后不久，润州刺史樊晃首编杜集，序云：

……文集六十卷，行于江汉之南，常蓄东游之志，竟不就。属时方用武，斯文将坠，故不为东人之所知。江左词人所传诵者，皆公之戏题剧论耳。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，当今一人而已。今采其遗文，凡二百九十篇，各以事类，分为六卷，且行于江左。君有子宗文宗武，近知所在，漂寓江陵，冀求其正集，续当论次云。

樊氏不仅推尊杜氏为“当今一人”，且认为杜诗乃“大雅之作”。《说文·徐笺》：“雅为正声。”自《三百篇》后，“雅”实际上已成为传统的文艺批评的重要标准与美学要求，刘勰、钟嵘曾运用“雅”的标准开展文艺批评，陈子昂、李白、元结、白居易等人亦标举“雅正”之旨。樊氏运用传统文论标准，对杜诗作充分估价，而“采其遗文”，类编成集，开后代杜诗辑注学之先河，更是功不可没。

嗣后，由于中唐名公极加推重，杜诗在唐代诗坛的地位即达登峰造极之境。韩愈《题杜工部坟》：

有唐文物盛复全，名书史册俱才贤。中间诗笔谁清新，